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

詩曰：準提菩薩產西方，道德根深妙莫量。荷葉有風生色相，蓮花無雨立津梁。金弓銀戟非防患，寶杵魚腸另有方。漫道孔宣能變化，婆娑樹下號明王。

話說高繼能與「五岳」大戰，一條鎗如銀蟒翻身，風馳雨驟，甚是驚人。怎見得一場大戰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刮地寒風如虎吼，旗旛招展紅閃灼。飛虎忙施提蘆鎗；繼能鎗搖真猛惡。文聘使發托天叉；崔英銀鎚一似流星落。黑虎板斧似車輪；蔣雄神抓金紐索。三軍喝彩把旗搖，正是「黑殺」逢「五岳」。

且說高繼能久戰多時，一條鎗攔不住五般兵器，又不能跳出圈子，正在慌忙之時，只見蔣雄使的抓把金紐索一軟，高繼能乘空把馬一攏，跳出圈子就走。崇黑虎等五人隨後趕來。高繼能把蜈蚣袋一抖，好蜈蚣！遮天映日，若驟雨飛蝗。文聘撥回馬就要逃走，崇黑虎曰：「不妨。不可著驚，有吾在此。」忙把背後一紅葫蘆頂揭開了，裏邊一陣黑煙冒出，煙裏隱有千隻鐵嘴神鷹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葫蘆黑煙生，煙開神鬼驚。秘傳玄妙法，千隻號神鷹。乘煙飛騰起，蜈蚣當作羹。鐵翅如銅剪，尖嘴似金針。翅打蜈蚣成粉爛，嘴啄蜈蚣化水晶。今朝「五岳」來相會；「黑殺」逢之命亦傾。

且說高繼能蜈蚣盡被崇黑虎鐵嘴神鷹翅打嘴吞，一時吃了個乾乾淨淨。高繼能大怒：「焉敢破吾之術！」復回來又戰。五人又把高繼能圍住。黃飛虎一條鎗裹住了高繼能。只見孔宣在營中間掠陣官曰：「高將軍與何人對敵？」軍政司稟曰：「與五員大將殺在垓心。」孔宣前往，出營門掠陣。見高繼能鎗法漸亂，纔待走馬出營，高繼能早被黃飛虎一鎗刺中脅下，翻鞍墜馬。梟了首級，纔要掌鼓回營，忽聽得後邊大呼曰：「匹夫少待回兵，吾來也！」五將見孔宣來至，黃飛虎罵曰：「孔宣！你不知天時，真乃匹夫也！」孔宣笑曰：「我也不對你這等草木之輩講閑話，你且不要走，放馬來！」把刀一掄，直取文聘、崇黑虎忙舉雙斧砍來，一似車輪，六騎交鋒，直殺得：

空中飛鳥藏林內，山裏狼蟲隱穴中。

孔宣見這五員將兵器來得甚是兇猛：「若不下手，反為他所算。」把背後五道光華往下一掄，五員戰將一去毫無蹤影，只剩得五騎歸營。子牙正坐，只見探事官來報：「五將被孔宣華光撒去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大驚曰：「雖然殺了高繼能，到又折了五將！且按兵不動。」

話說孔宣進營，把神光一抖，只見五將跌下，照前昏迷。吩咐左右監在後營。孔宣見左右并無一將，只得自己一個，也不來請戰，只阻住咽喉總路，周兵如何過得。

話說子牙頭運糧草官楊戩至轅門下馬，大驚曰：「這時候還在此處？」軍政官報與子牙：「督運官楊戩聽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楊戩上帳三謁畢，稟曰：「催糧參千五百，不誤限期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曰：「督糧有功，當得為國。」楊戩曰：「是何人領兵阻在此處？」子牙把死了黃天化，並擒拿了許多將官的事說了一遍。楊戩聽得黃天化已死，正是：

道心推在汪洋海，卻把無名上腦來。

楊戩曰：「明日元帥親臨陣前，待弟子看他是甚麼東西作怪，好以法治之。」子牙曰：「這也有理。」楊戩下帳，只見南宮适、武吉對楊戩曰：「孔宣連拿黃飛虎、洪錦、哪吒、雷震子莫知去向。」楊戩曰：「吾有照妖鑑在此，不曾送上終南山去。明日元帥會兵，便知端的。」

次日，子牙帶眾門人出營，來會孔宣。巡營軍卒報入中軍。孔宣聞報出來，復會子牙，曰：「你等無故造反，誣謗妖言，惑亂天下諸侯，妄起兵端，欲至孟津會合天下叛賊，我也不與你廝殺，我只阻住你不得過去，看你如何會得成！待你等糧草盡絕，我再拿你未遲。」只見楊戩在旗門下把照妖鑑照著孔宣，看鏡裏面似一塊五彩裝成的瑪瑙，滾前滾後。楊戩暗思：「這是個甚麼東西？」孔宣看見楊戩照他，孔宣笑曰：「楊戩，你將照妖鑑上前來照，那遠遠照，恐不明白。大丈夫當明白做事，不可暗地裏行藏。我讓你照！」楊戩被孔宣說明，便走馬至軍前，舉鑑照孔宣，也是如前一般。楊戩遲疑。孔宣見楊戩不言不語，只管照，心中大怒，縱馬搖刀直取。楊戩三尖刀急架相還。刀來刀架，兩馬盤旋，戰有三回，未分勝負。楊戩見起先照不見他的本像，及至廝殺，又不見取勝，心下分焦躁，忙祭起哮天犬在空中。那哮天犬方欲下來奔孔宣，不覺自己身輕飄飄落在神光裏面去了。韋護來助楊戩，忙祭降魔杵打將下來。孔宣把神光一撒。楊戩見勢頭不好，知他身後的神光利害，駕金光走了。只見韋護的降魔杵早落在紅光之中去了。孔宣大呼曰：「楊戩，我知道你有八九玄機，善能變化，如何也逃走了？敢再出來會我？」韋護見失了寶杵，將身隱在旗下，面面相覷。孔宣大呼：「姜尚！今日與你定個雌雄！」孔宣走馬來戰。子牙後有李靖大怒，罵曰：「你是何等匹夫！焉敢如此猖獗！」搖戟直衝向前，抵住孔宣的刀。二將又戰在虎穴龍潭之中。李靖祭起按三三三天玲瓏金塔往下打來。孔宣把黃光一絞，金塔落去無蹤無影。孔宣叫：「李靖不要走！來擒你也！」正是：

紅光一展無窮妙，方知玄內有真玄。

話說金、木二吒見父親被擒，兄弟二人四口寶劍飛來，大罵：「孔宣逆賊！敢傷吾父！」弟兄二人舉劍就砍。孔宣手中刀急架相迎。只三合，金吒祭遁龍椿，木吒祭吳鉤劍，俱祭在空中，總來孔宣把這些寶貝不為稀罕，只見俱落在紅光裏面去了。金、木二吒見勢不好，欲待要走，被孔宣把神光復一撒，早已拿去。子牙見此一陣折了許多門人，子牙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：「吾在崑崙山也不知會過多少高明之士，豈懼你孔宣一匹夫哉！」催開四不相，怒戰孔宣。未及三四合，孔宣將青光往下一撒。子牙見神光來得利害，忙把杏黃旗招展，那旗現有千朵金蓮，護住身體，青光不能下來。——此正是玉虛之寶，自比別樣寶貝不同。孔宣大怒，驟馬趕來。子牙後隊惱了鄧嬋玉，用手把馬拎回，抓一塊五光石打來。正是：

發手紅光出五指，流星一點落將來。

孔宣被鄧嬋玉一石打傷面門，勒轉馬望本營逃回。不防龍吉公主祭起鸞飛寶劍，從孔宣背後砍來。孔宣不知，左臂上中了一劍，大叫一聲，幾乎墮馬，負痛敗進營來；坐在帳中，忙取丹藥敷之，立時痊癒。方把神光一抖，收了諸般法寶，仍將李靖、金、木二吒監禁，切齒深恨。不表。

子牙鳴金收軍回營。只見楊戩已在中軍。子牙陞帳，問曰：「眾門人俱被拿去，你如何到還來了？」楊戩曰：「弟子仗師尊妙法，師叔福力，見孔宣神光利害，弟子預先化金光走了。」子牙見楊戩未曾失利，心上還略覺安妥，然而心下甚是憂悶：「吾師偈中說『界牌關下遇誅仙』，如何在此處有這枝人馬阻住許久？似此如之奈何！」正憂悶之間，武王差小校來請子牙後帳議事。子牙忙至後帳，行禮坐下。武王曰：「聞元帥連日未能取勝，屢致損兵折將，元帥既為諸將之元首，六萬生靈俱懸於元帥掌握。今一旦信任天下諸侯狂悖，陡起議論，糾合四方諸侯，大會孟津，觀政於商，致使天下鼎沸，萬姓洶洶，糜爛其民。今阻兵於此，眾將受羈縻之厄，三軍擔不測之憂，使六萬軍士拋撇父母妻子，兩下憂心，不能安生，使孤遠離膝下，不能盡人子之禮，又有負先王之言。元帥聽孤，不若回兵，固守本土，以待天時，聽他人自為之，此為上策。元帥心下如何？」子牙暗思：「大王之言雖是，老臣恐違天命。」武王曰：「天命有在，何必強為！豈有凡事阻逆之理？」子牙被武王一篇言語把心中感動，這一會執不住主意，至前營，傳令與先行官：「今夜滅灶班師。」眾將官打點收拾起行，不敢諫阻。

二更時，轅門外來了陸壓道人，忙忙急急，大呼：「傳與姜元帥！」子牙方欲回兵，軍政官報入：「啟元帥：有陸壓道人在轅門外來見。」子牙忙出迎接。二人攜手至帳中坐下。子牙見陸壓喘息不定，子牙曰：「道兄為何這等慌張？」陸壓曰：「聞你退

兵，貧道急急趕來，故爾如此。」乃對子牙曰：「切不可退兵！若退兵之時，使眾門人俱遭橫死。天數已定，決不差錯。」子牙聽陸壓一番言語，也無主張，故此子牙復傳令：「叫大小三軍，依舊紮住營寨。」武王聽見陸壓來至，忙出帳相見，問其詳細。陸壓曰：「大王不知天意。大抵天生大法之人，自有大法之人可治。今若退兵，使被擒之將俱無迴生之日。」武王聽說，不敢再言退兵。

且說次日，孔宣至轅門搦戰。探馬報入中軍。陸壓上前曰：「貧道一往，會會孔宣，看是如何。」陸壓出了轅門，見孔宣全裝甲冑，陸壓問曰：「將軍乃是孔宣？」宣答曰：「然也。」陸壓曰：「足下既為大將，豈不知天時人事？今紂王無道，天下分崩，願共伐獨夫。足下以一人欲挽回天意耶？甲子之期乃滅紂之日，你如何阻得住？倘有高明之士出來，足下一旦失手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孔宣笑曰：「料你不過草木愚夫，識得甚麼天時人事！」把刀一掄，來取陸壓。陸壓手中劍急架忙迎。步馬相交，未及五六合，陸壓取葫蘆欲放斬仙飛刀；只見孔宣將五色神光望陸壓撒來。陸壓知神光利害，化作長虹而走；進得營來，對子牙曰：「果是利害，不知是何神異，竟不可解。貧道只得化長虹走來，再作商議。」子牙聽見，越加煩悶。孔宣在轅門不肯回去，只要「姜尚出來見我，以決雌雄；不可難為三軍苦於此地！」左右報入中軍。子牙正沒奈何處治。孔宣在轅門大呼曰：「姜尚有元帥之名，無元帥之行，畏刀避劍，豈是丈夫所為！」

正在轅門百般辱罵子牙，只見二運官土行孫剛至轅門，見孔宣口出大言，心下大怒：「這匹夫焉敢如此藐吾元帥！」土行孫大罵：「逆賊是誰？敢如此無理！」孔宣抬頭，見一矮子，提條鐵棍，身高不過三四尺長，孔宣笑曰：「你是個甚麼東西，也來說話？」土行孫也不答話，滾到孔宣的馬足下來，舉棍就打。孔宣輪刀來架。土行孫身子伶俐，左右竄跳，三五合，孔宣甚是費力。土行孫見孔宣如此轉折，隨縱步跳出圈子，誘之曰：「孔宣，你在馬上不好交兵，你下馬來，與你見個彼此，吾定要拿你，方知吾的手段！」孔宣原不把土行孫放在眼裏，便以此為實，暗想：「這匹夫合該死！不要講刀砍他，只是一腳也踢做兩斷。」孔宣曰：「吾下馬來與你戰，看你如何！」這個正是：

你要成功扶紂王，誰知反中巧中機。

孔宣下馬，執劍在手，往下砍來。土行孫手中棍望上來迎。二人惡戰在嶺下。且說報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二運官土行孫運糧至轅門，與孔宣大戰。」子牙著忙，恐運糧官被擄，糧道不通，令鄧嬋玉出轅門掠陣。嬋玉立在轅門。不表。

且說土行孫與孔宣步戰，大抵土行孫是步戰慣了的，孔宣原是馬上將軍，下來步戰，轉折甚是不疾，反被土行孫打了幾下。孔宣知是失計，忙把五色神光往下撒來。土行孫見五色光華來得疾速神異，知道利害，忙把身子一扭，就不見了。孔宣見落了空，忙看地下。不防鄧嬋玉發手打來一石，喝曰：「逆賊看石！」孔宣聽得響，及至抬頭時，已是打中面門：「哎呀」一聲，雙手掩面，轉身就走。嬋玉乘機又是一石，正中後頸，著實帶了重傷，逃回行營。土行孫夫妻二人大喜，進營見子牙，將打傷孔宣，得勝回營的話說了一遍。子牙亦喜，對土行孫曰：「孔宣五色神光，不知何物，攝許多門人將佐。」土行孫曰：「果是利害，俟再為區處。」子牙與土行孫慶功。不表。

孔宣坐在營中大惱，把臉被他打傷二次，頸上亦有傷痕，心中大怒，只得服了丹藥。次日痊癒，上馬，只要發石的女將，以報三石之仇。報馬報入中軍。鄧嬋玉就欲出陣。子牙曰：「你不可出去。你發石打過他三次，他豈肯善與你甘休？你今出去，必有不利。」子牙止住嬋玉，吩咐：「且懸『免戰牌』出去。」孔宣見周營懸掛「免戰牌」，怒氣不息而回。

且說次日，燃燈道人來至轅門。軍政官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有燃燈道人至轅門。」子牙忙出轅門迎接，入帳行禮畢，尊於上坐。子牙口稱「老師」，將孔宣之事一一陳訴過一遍。燃燈曰：「吾盡知之。今日特來會他。」子牙傳令：「去了『免戰牌』。」左右報於孔宣。孔宣知去了「免戰牌」，忙上馬提刀，至轅門請戰。燃燈飄然而出。孔宣知是燃燈道人，笑曰：「燃燈道人，你是清靜閑人，吾知你道行且深，何苦也來惹此紅塵之禍？」燃燈曰：「你既知我道行深高，你便當倒戈投順，同周王進五關，以伐獨夫，如何執迷不悟，尚敢支吾也？」孔宣大笑曰：「我不遇知音，不發言語。你說你道行深高，你也不知我的根腳，聽我道來：

混沌初分吾出世，兩儀太極任搜求。如今了卻生生理，不向三乘妙裏遊。」

孔宣道罷，燃燈一時也尋思不來：「不知此人是何物得道？」燃燈曰：「你既知興亡，深通玄理，如何天命不知，尚兀自逆天耶？」孔宣曰：「此是你等惑眾之言，豈有天位已定，而反以叛逆為正之理？」燃燈曰：「你這孽障！你自恃強梁，口出大言，毫無思忖，必有噬臍之悔！」孔宣大怒，將刀一擺，就來戰燃燈。燃燈口稱：「善哉！」把寶劍架刀，纔戰二三回合，燃燈忙祭起二□四粒定海珠來打孔宣。孔宣忙把神光一攝，只見那寶珠落在神光之中去了。燃燈大驚；又祭紫金鉢盂。只見也落在神光中去了。燃燈大呼：「門人何在？」只聽半空中一陣大風飛來，內現一隻大鵬鵬來了。孔宣見大鵬鵬飛至，忙把頂上盔挺了一挺，有一道紅光直沖牛斗，橫在空中。燃燈道人仔細定睛，以慧眼觀之，不見明白，只聽見空中有天崩地塌之聲。有兩個時辰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把大鵬鵬打下塵埃。孔宣忙催開馬，把神光來撒燃燈。燃燈借著一道祥光，自回營來；見子牙陳說利害：「不知他是何物。」只見大鵬鵬也隨至帳前。

燃燈問大鵬曰：「孔宣是甚麼東西得道？」大鵬曰：「弟子在空中，只見五色祥雲護住他的身子，也像有兩翅之形，但不知是何鳥。」正議之間，軍政官來報：「有一道人至轅門求見。」子牙同燃燈至轅門迎接。見此人挽雙抓髻，面黃身瘦，髻上戴兩枝花，手中拿一株樹枝，見燃燈來至，大喜曰：「道友請了！」燃燈忙打稽首曰：「道兄從何處來？」道人曰：「吾從西方來，欲會東南兩度有緣者。今知孔宣阻逆大兵，特來渡彼。」燃燈已知西方教下道人，忙請入帳中。那道人見紅塵滾滾，殺氣騰騰，滿目俱是殺運，口裏只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來至帳前，施禮坐下。燃燈問曰：「貧道聞西方乃極樂之鄉，今到東土，濟渡眾生，正是慈悲方便。請問道兄尊姓大名？」道人曰：「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。前日廣成子道友在俺西方，借青蓮寶色旗，也會過貧道。今日孔宣與吾西方有緣，特來請他同赴極樂之鄉。」燃燈聞言大喜曰：「道兄今日收伏孔宣，正是武王東進之期矣。」準提曰：「非但東進，孔宣得道，根行深重，與西方有緣。」準提道罷，隨出營來會孔宣。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